

### “遗歌”余韵 辗转家国

□ 张毅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52年前的一个不眠之夜，当远离故乡的中国国民党元老，有“当代草圣”之称的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辗转悱恻地在日记中写下这首如泣如诉的《望大陆》时，几乎绝望的老人或许不会想到，50多年风雨沧桑之后，这首满纸家国情情的骚体手迹连同他的一批书法精品居然辗转东瀛，漂洋过海，重返魂牵梦绕的故乡——陕西。

于右任先生被誉为“当代草圣”，是中国现代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今年是为于右任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50周年。国庆期间，于右任先生《望大陆》日记及书法精品回故乡西安展出，交通大学博物馆隆重开幕，让笔者得以近距离感受于右任先生的爱国情怀、精神境界与艺术魅力。

《望大陆》，又名《遗歌》，原迹出自于右任先生1962年1月24日至1月25日的日记中，钢笔手写。诗中深情地倾诉着一位耄耋游子对祖国、对故乡的刻骨思念。此诗上世纪70年代即闻名于世，但原稿手迹公开对外展示，这还是首次。

参照日记，仔细拜读，你会发现共计56字的《遗歌》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前后酝酿十余日；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又加注云：“山要高者，树要大者。”22日又记：“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24日，于右任先生才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首情动天地的《遗歌》。直至25日清晨完稿，他又专门题记：“天明作此歌”。

展开的日记本，纸黄墨淡，但人们依然可以清晰地发现多处被泪水浸湿的痕迹。从手稿观察，于右任先生此诗先写“望我故乡”，后写“望我大陆”，后来25日“天明”时又重新调整了顺序，在三段之后写下了1、2、3段顺次。变更为先“大陆”，后“故乡”，到天苍苍，野茫茫至末尾。

据说，此诗过去发表时大概因为拍照时下面列的序号没有拍上，因此有的出版物录此诗先是故乡，后是大陆，有的先大陆后故乡，这次的展出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当时的构思过程。

另外，这本日记中的《遗歌》是于右任先生真正的墨迹版本。此前，大家看到的《遗歌》墨迹本不是于右任先生写的，是日本书法家、于右任书法海外传人金泽子卿先生所写。很多出版物误以为是于右任手迹。前几年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了于右任书法研讨会，日本高崎书道会的会长天田研石先生特意纠正了此事，金泽子卿还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予澄清。

柳亚子曾经评价于右任：“落落乾坤大布衣”。于右任先生终其一生心系家国，《遗歌》在半个世纪之后能够回到故乡，或可告慰诗人在天之灵。



默的古村落来沉淀心中的浮躁

「千城一面

」后  
请拖住

「千村一面

」的脚步

人们需要静

## 留愁

□ 陈莹莹

国有史，家有谱，器物、制度、思想皆是文化，而典籍则将这三方面全部囊括

中古时代的某一天，敦煌，一名抄经郎手抄完达摩禅法的《二入四行论》，仍未收到雇主的佣金，他灵机一动，在经文后面附上一首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和同时期其他敦煌学子在抄录诗文时留下的小诗一样，这首诗也被称为学郎诗；而这份经书，是现存4至11世纪敦煌纸质文献的一部分。敦煌遗书存世6万件，国家图书馆藏有1.6万件。其中50多件精品，带着他们的故事，组成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敦煌展厅。

“国有史，家有谱，器物、制度、思想皆是文化，而典籍则将这三方面全部囊括。”敦煌研究学者、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林世田说，拥有1911年前的典籍4000多万册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典籍大国。通过典籍，一条历史脉络就此展开，一趟文明之旅已经启程。

今年9月，国家图书馆从3000多万册(件)馆藏中精选800余件精品，组建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首次展览。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金石拓片、敦煌遗书、善本古籍、舆图、样式雷图档、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西文善本、名家手稿、中国古代典籍简史等9大展览同时展出。初看，会觉千头万绪；几遍后，蓦然发现展厅之间相互辉映，古代抄本、刻本与拓本相互贯通，完整的古代历史波澜壮阔地显现。

举个例子，同是《文选》，敦煌遗书30卷，宋元善本则有60卷。为什么体量改变如此之大？因为雕版印刷术发明后，根据无数写本充分校勘、完善，才有了最终的雕版刻本。在这之前，文献的保存流传主要凭借手抄；印刷术的运用，开始了对前代文化的系统整理与继承，自此，写本时代进入刻本时代。

在善本古籍展厅，每件展品的故事前后呼应，组合成不可比拟的信息量。宋临安府陈宅书籍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收录了她存世50首诗中的49首。密密麻麻近50个藏家印章，体现了这名有争议的美女诗人在后世的热度。

晋代陆云所撰《陆世龙文集十卷》的宋代刻本，众多红色印章里有一方墨色的颇为惹眼，这是明末清初嘉兴县收藏家季振宜的章，展厅藏品中能见到的墨色印章基本都来自于他。

同为藏家，明代的项元汴特别爱盖章，项元汴印、项墨林鉴赏章、墨林项季子章、神品、天籁阁……恨不得每件古籍上盖上自己的累累印章。后世藏家数落他：“钤印累幅，犹如聘丽人却黥其面”。

这是一部收藏史，流传有序、名家递藏。一边藏，一边传，宋代书籍装帧是蝴蝶装，书脊处不上线，涂抹糨糊，翻动起来像是蝴蝶的翅膀，但因为书脊处易脱落，藏家会将其改装成包背装或者线装。

这是一部经济史。浙江、福建、四川等刻书中心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

这是一部人文史。当代人喜欢刻前代题材，宋代刻唐诗，元代刻宋词，明代藩王不能参政，多研究文化、医药；元代刻本多用赵孟頫字体，浙江刻本爱用欧阳询字体。

有意思的是，有人会裁掉自己不喜欢的前世藏家印章，补上一块，再盖上自己的章；也有人会伪造前世的名家印章，来抬高典籍的身价。最爱在藏书上题跋的郑振铎，在拿到一本清乾隆刻本《春雨楼集十四卷》后写道：“求之不出，越一载乃以千金易得之，挾书以归喜可知也”。当代行家一看到这旁逸斜出的满满题跋，就知曾是郑振铎的收藏。

在这里，“图书是文字的博物，博物是实物的图书”。纵跨3000年历史长河，中华文明传承有序，源远流长。

“每次看到敦煌经书，我会想起一位叫道真和尚的补经人，藏经洞中的他是湮没在历史中的脊梁。”林世田说，我们的民族正是由无数脊梁组成的。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教蓉 梁婧

邮箱 jrbzmk@163.com

城市的喧嚣与繁华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见证。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也让“钢筋水泥”的城市变得“千城一面”，一些有故事的历史遗迹和古老建筑渐渐消亡。

在僻静的乡村，传统村落同样以惊人的速度翻新变迁。所幸的是，由于与城市相比发展较慢，老旧的建筑连同依附于其中的历史文化留存还相对较多。但如果大拆大建的洪流继续涌入乡村，传统村落终会变了模样，没了魂魄。

“千村一面”不可变为现实，保护传统村落是必然的选择。

### 活的历史

高低不平的石阶，斑驳的墙壁、潺潺溪水从身旁流过，阳光透过茂密的古树形成忽明忽暗的影子，公鸡趾高气扬地散步，两只小狗悠闲地追逐嬉戏，牙齿掉光的老奶奶满脸笑容地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剥豌豆，即便与你素昧平生也要热情地说上一句“进来坐坐”。向远方看去，群山掩映下半山腰灰瓦黄墙的小村庄是满眼绿色中古朴、恬淡之所在，无论哪一个角度，都是一幅绝美的水墨画……这是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杨家堂村的一些片段，但远不是传统村落的全部。

屋檐下的手绘文字和图画，即便历经一两百年光阴流逝，依然清晰可辨，颜色仍旧醇厚光鲜，同行的松阳县建设局局长卢丁方感叹，那时的人们已经能够造出如此好的颜料。书写在墙上的多是古训、家规，驻足阅读，再环顾老宅中虽古旧却精致的木雕，似在与先人对话，也感受到了日月轮回，并体味到某些精神力量。

松阳县是华东地区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聚集地，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两百多公里之外的安徽歙县雄村，一座距今200多年的竹山书院依然保存完好。书院是传统村落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耕读文明的重要载体。

在浙皖的传统村落中穿梭，那里还有距今800多年的木质老戏台，有康有为曾经养过伤的老宅子，更有众多的书院、宗祠、庙宇、牌坊，历史和文化俯拾即是。哪怕是一间普通民居，它雕刻精美的窗棂，屋檐惟妙惟肖的牛腿，都值得停下观赏、细细品味。

传统村落有美妙的自然风光，有历史文化遗迹，更寄托着一代一代生活于此的人们的乡愁。在我眼中，村落中的传统民居是凝固的历史，是民族生存的智慧，建造技艺、社会伦理和审美观念等传统文化要素的集中体现，是难以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

### 把根留住

安徽歙县卖花渔村66号院的方阿姨，自嫁到卖花渔村就一直住在这栋老宅子里。这栋建筑已有百年历史，是她丈夫的祖父兄弟俩合建的。方阿姨说，这老宅子是我们一家人的根，逢年过节，在外面奔波的亲戚都会回来，老宅子很热闹。外面再好也不能离开，我要为全家人守住老房子，守住我们的根。

像方阿姨这样留守在村里住老宅的多是年长的人。为了寻求更多的就业和致富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农村。更多的则是举家外迁，老屋渐渐空了，没人住了。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空心化”的现状。“一旦老房子没有人住，就会坏得很快，可能几年就塌了。”卢丁方说。

传统村落正在消失。“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因此，保护中国传统村落已经迫在眉睫。”一直呼吁传统村落保护的著名作家冯骥才说。

在古村里长大的安徽歙县住建委主任张四新依然清晰记得童年在村子里和小伙伴嬉笑玩耍的场景。做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也寄托着他的感情，“保护传统村落，我们这一代不做，恐怕下一代就没了可做了。”

自2012年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已公布两批1561个村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很快，第三批994个村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也将公布。去年12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中国传统民居调查工作，并编纂完成《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传统村落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

### 老宅难护

达成传统村落保护的共识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更重要的是，传统村落该如何保护？采访过程中，很多人都认为，单纯的保护传统村落，修葺古旧的传统民居，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必须找到使各方受益的办法，在发展中保护，让保护可持续。

首当其冲的是，传统村落保护面临保护与村民生活改善的矛盾问题。传统村落中民居的功能有相当一部分很落后。最大的难点是老百姓要改善生活，而政府要求他对传统民居进行保护。

对此，桐庐县建设局局长陆端平说，老百姓不愿意的事情，干不了，也干不好，所以传统村落保护首先要尊重人的意愿。既要保护好村居，也要解决好村民的

□ 亢舒

生活，让他们从被动保护变为自觉保护。松阳县县长王峻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绝对不能排斥原住民，离开了原住民就失去了灵魂。“要把老的村子留住就要让他有新的经济活力和业态。”

王峻说，原住民在村落保护利用中可扮演多种角色。比如，继续生活在民居内，保持生产生活习惯，能成为游客参观体验的重要内容。工商资本租民居进行改造，让原住民续住并聘为管家，还可为其种植绿色农副产品等，既可减少成本，还可获得生态果蔬。而原住民可不用撤离，就能获得租金、管家劳务、农副产品销售等收入，不出村也能就地致富。

沿坑岭村的经历就是在发展中保护传统村落的一个例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李跃亮来到松阳县的沿坑岭村挂职，他发现，吸引书画爱好者来山水中的小村庄创作写生，是帮助村民们致富的一条路径。李跃亮带领村民完善了设施，3户农民把老房子改造成旅社。短短半年间，沿坑岭村就接待前来写生的画家、学生2000多人，不仅乡村旅社创了收，来的人多了，过去苦于没有销路的金枣柿，也从原来每斤15元涨到了78元。

但古村保护并不是一件“灵光一闪、计上心头”的事情。首当其冲的是资金问题。从2014年到2016年，中央财政按平均每村300万元的标准提供114亿元补助资金支持传统村落保护。目前，已有327个传统村落获得这300万元支持。但“改造一栋民居有时比重盖新房还贵，有的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所以，300万元的财政支持肯定远远不够。”张四新说。

“保护传统村落需要多方努力，在唤醒全社会对传统村落价值认同的同时，需要各级财政合力支持，并撬动社会资金投入。”住房城乡建设部县镇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委员会工作组组长方明说。

建造传统民居的手工艺也是传统村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早在宋代就曾经有一本介绍房屋建造的书叫做《营造法式》。然而当前，也面临传统民居建造缺乏能工巧匠的现状，张四新认为，应该赶快把仍然具备建造技艺的能工巧匠集合在一起，并将这些手艺传承下去。

